

「向殿下展示你的手腕吧。」

位於騎士之間東側的一片空地，是整間大修道院最冷清寂寥的地方。

由於緊鄰著深谷，有失足墜落危險，除了飛行訓練時間，校方嚴禁級長以外的學生進入。騎士團全體外出執勤後，此地原該空無一人，這時卻有一名教師和兩名學生低聲談話。

「是，我會斬除所有阻礙……」

戴著白色面具的劍術老師微微低頭，朝著不發一語的黑鷲級長簡單行禮。

「誓必取得……重要的血……」

劍術老師沉聲說完，大步離去。

「他很高興呢。」修伯特陰沉地哼笑。「對武人來說，能和強者戰鬥是愉快的事吧？雖然我不能理解那種感受。」

「強者？」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重複。

不得不派出死神騎士配合亞蘭德爾公奪取獸血的處境，讓她對自己感到不滿。

「賽羅司的騎士都被派去處理善後了，大修道院還隱藏著什麼力量嗎？」

「容我提醒您，殿下，我們的導師在體制上歸屬於教會，騎士不在時，她戰力最高，無論如何都要站出來對抗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並沒有將貝雷絲老師列在敵方，但修伯特說的話是正確的。

「如果蕾雅要求老師出面，芙蓮的事說不定會成為我們的課題，先做好準備吧。」

「遵命。不過，艾黛爾賈特大人……我不太明白您的盤算。」

修伯特難得露出迷惑表情。

「您對那個人抱持著好意，連貝爾娜提塔都看得出來，但您卻不想招攬她，究竟是為什麼？」

「老師是『壞刃』的子嗣，我無法保證她會認同我的理想。若她拒絕了我，以她的聰明才智，肯定能察覺到我在謀劃什麼，到時候，我必須提前與她刀刃相向，但我現在的力量……還遠遠不夠。」

「完全不考慮『答應』的可能性，您的思考有時候真是消極。」

「唯獨不想被你這樣說。」

艾黛爾賈特搖搖頭。

「對了，你跟貝爾娜提塔何時感情變好的？」

修伯特臉上笑容瞬間凝固。

「沒那回事，只是她偶爾會找我說話。」

「呵呵，你不知道女孩子主動找你說話代表什麼意思嗎？何況是個性內向的貝爾娜提塔，她會主動找你，可見是非常信任你喔。」

「我確實不太瞭解女性細膩的心思……艾黛爾賈特大人，您常常主動找老師說話，想必非常清楚吧？」

「修伯特，你這是在調侃我？」

「抱歉，失禮了。」修伯特對她鞠躬。「我突然想起有話要交代伊艾里扎，先告退了。」
「……」
修伯特離去後，艾黛爾賈特沉默片刻，忽然往黑鷲教室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萬一，老師真的對上死神卿的話……

呼——！

一陣強風襲來，猛地掀起艾黛爾賈特的紅色披肩。

她回過神，發現自己皺起了眉，正無謂地擔憂著劍技高超的老師。

「唉……」

身為未來皇帝，意志必須堅定，不可輕易受到他人左右。

艾黛爾賈特很清楚自己暫時辦不到，於是對自己重重嘆了這口氣。

嘆完氣，她環顧左右，尋了棵不受日光直射的大樹倚靠坐下，準備看一會書。

這片空地是她相當中意的讀書場所。

騎士們常常不在，別的級長也不會來，可以一個人好好享受無人打擾的時光。

艾黛爾賈特默默翻起了《賽羅司之書》。

內容她早已背得滾瓜爛熟，重看只是確認有無缺漏。

為了打倒神一般的敵人，不可放過任何可能致勝的細節。

不過《賽羅司之書》實在乏味，艾黛爾賈特認真重讀幾遍後，神色間有了幾分倦意。

抬頭看看天色還早，她決定休息五分鐘，將身子往後挪了挪，枕著樹身閉上眼睛。

並沒有入睡，而是在腦內的戰場反覆演練，貝雷絲老師在指揮課上傳授的『引誘之計』。清風徐徐，樹影婆娑，時間在士兵們的靜默廝殺中緩緩流逝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忽然聽見貝雷絲近在咫尺的聲音，艾黛爾賈特暗自吃了一驚。

她一直留意著周遭動靜，但貝雷絲走路一向是靜悄悄的，完全沒有聲音。

艾黛爾賈特臉上不動聲色，保持著未來皇帝應有的威儀。

「睡著了？」

好聞的氣息迎面而來，輕輕掠過臉旁，艾黛爾賈特不想睜眼，繼續裝睡。

貝雷絲仔細觀察著艾黛爾賈特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額頭。

看起來沒生病，體溫也正常，那麼，她醒著卻不想理會自己的原因，大概是過度疲勞了。

貝雷絲解下披風，輕輕蓋在艾黛爾賈特身上，接著在她身旁坐下，靜靜看起了書。

艾黛爾賈特思緒紛亂不已，不知道何時在老師輕柔如催眠曲的翻書聲中跌入了夢裡。

傍晚，她在宿舍床上醒來時，背後還壓著老師沒有帶走的灰色披風。

.....

.....

「艾爾，這真的很難為情。」

帝都安巴爾的皇城裡，皇帝艾黛爾賈特抱著她心愛的皇后，正在返回寢宮途中。

貝雷絲回抱著她，臉頰微微泛紅。

在庭園走到一半鞋子壞了，貝雷絲本想脫了鞋赤腳走回去就好，艾黛爾賈特卻說不行，馬上將她橫抱起來，完全不採用『命人拿一雙新鞋來』的簡單對策。

「難得在一般場合看到老師臉紅。」

艾黛爾賈特看起來十分開心，因此貝雷絲沒要她放下自己，只是紅著臉抱緊她。

「為什麼突然……想抱著我走路？」

「不是突然，我已經想了很久，從老師抱我回宿舍的那天開始。」

她說的那一天，貝雷絲也還印象深刻。

艾黛爾賈特睡著後說了夢話，聲音聽起來非常痛苦難受。

貝雷絲當時不知所措，嚐試輕輕撫摸她的頭、低聲安慰她。

幸好方法奏效，艾黛爾賈特漸漸停止夢囈，再度陷入睡眠。

從那天開始，貝雷絲特別在意她，發現她班上表現優異的級長，最擅長的技能其實是逞強，不讓人看到她在各種面具底下的真實面貌。

「……妳在封印之森也抱過我，抱著昏睡的我回到學校。」

「嗯，但當時妳是我的老師，我只是妳的學生，而我朝思暮想、夢寐以求的是——」
艾黛爾賈特吻了吻貝雷絲的臉頰。

「抱著我的皇后，走在皇城的庭園裡。」

貝雷絲伸手輕輕撫上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指尖著迷地描繪著她唇邊得償所願的笑意。

「走完庭園……之後呢？」

「以前沒夢到這麼遠呢，不過我現在知道了，要先帶妳回到寢宮。」

艾黛爾賈特抱著貝雷絲踏入寢宮，一路走進最裡面的皇帝臥室。

將貝雷絲輕輕放到床上，她解開頭冠擺到一旁，重新爬上床。

「回到寢宮之後，我們——」

話音未落，她身下的貝雷絲迫不及待地湊上雙唇。

「唔……」

剩下的話語在情焰交融之際化為灰燼。

艾黛爾賈特熟練地剝去貝雷絲身上的衣物，貝雷絲也在纏綿的親吻中替她寬衣解帶。

兩人溫柔相擁，將早已銜接現實的夢境，熾熱地延續了下去。